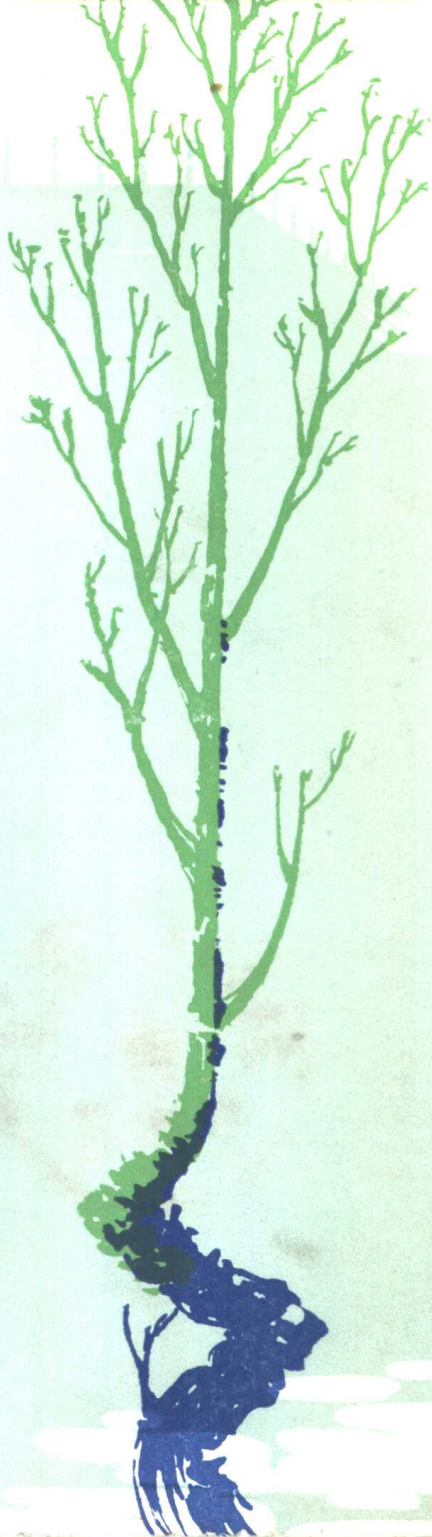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座监狱 的剪影

yizuo
jianyu
de jianying

群众出版社



一座监狱的剪影

顾笑言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一座监狱的剪影

顾笑言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75印张 99千字 插页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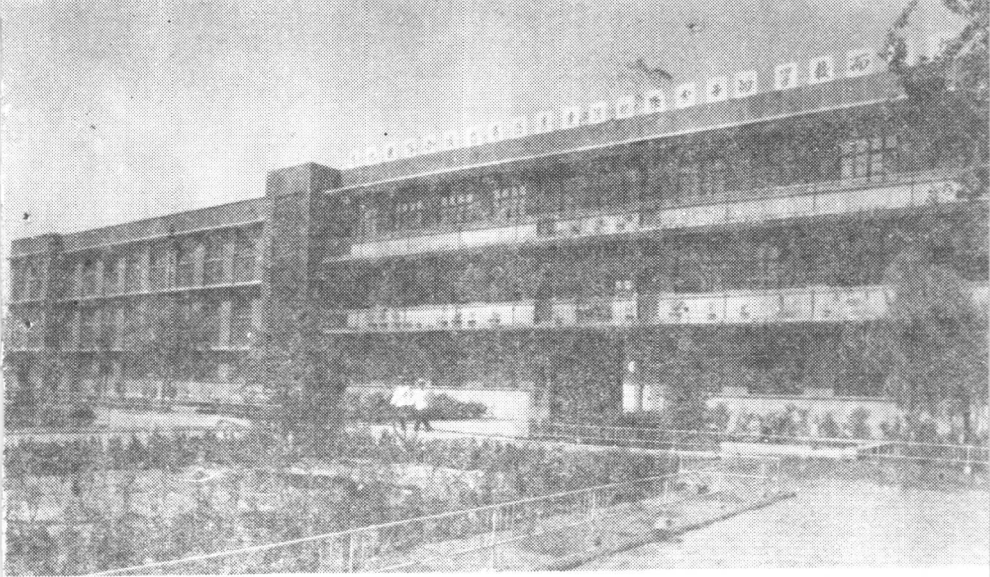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30 定价：0.60元

印数：00001—8 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展示我国劳改战线新面貌的报告文学集。作者以生动的笔调、有力的例证，介绍了山东潍坊劳改支队在劳改工作中作出的突出贡献，热情地歌颂了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的管教人员，真实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劳改政策的新胜利。



照片①： 潍坊劳改支队文化技术学校教学大楼。

照片②： 管教员刘景华在给犯人读报。右起第一人为犯人**马延明**。



照片③：

潍坊劳改支队二中队监室。



照片④， 潍坊劳改支队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艺术班在上音乐课。他们每个星期天和节假日都集中活动。



照片⑤：

管教员王建国同犯人田玉声谈话。



照片⑥：

监狱中每年为犯人进行两次身体检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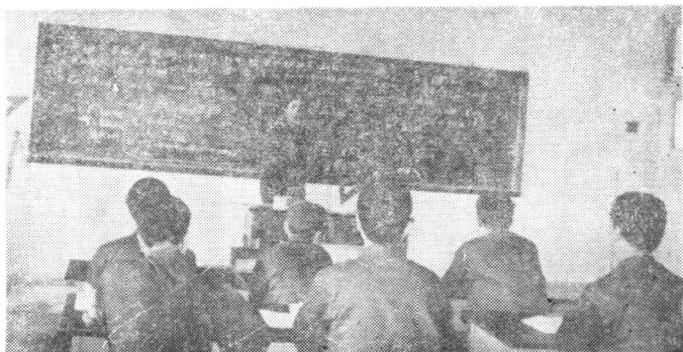


照片⑦：

孔广颖（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刑满释放）和爱人曹振娥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在一起。

照片⑧：

就业人员孙业之在给犯人讲课。



照片⑨：从监狱归来的人们，迈进了向“四化”进军的行列。
济南槐荫低压锅炉厂副厂长石健佐（中）和工艺科长陈耐书（左）、助理工程师、技术科负责人李增显在研究锅炉的改进问题。

目 录

一座监狱的剪影·····	(1)
默默无闻的英雄·····	(94)
从监狱归来的人们·····	(126)

一座监狱的剪影

引 言

美利坚合众国的宇航员从太空中归来之后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讲话说：从阿波罗登月艇的舷窗里，遥望被一层蔚蓝色的大气包裹的地球，可见到三处人类改造大自然的痕迹。它们是埃及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金字塔、北欧国家围海造田的长堤和亚洲东方古老的长城。这三者，无论是古代法老的坟墓，现代人向大海争夺生存空间的壁垒，还是当年帝王维护自己社稷的屏障，用人类现有的尺度来衡量，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巨制。

但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这三项工程更加庞大、更加浩繁、更加艰巨的工程！那就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。从混沌初开、乾坤始奠的洪荒时代开始，我们高远的祖先便开始了这项伟大的工程。

世界上别的民族不说，光是我们中华民族，历代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如古代的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老子；近代的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孙中山……按照他们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理解，设计出风格迥异的种种塑造人类灵魂的蓝图。公允一点说，他们曾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但是，由于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，他们伫立于历史长河的岸边，无法看到几千年、几百年、甚至几十年后的岁月的彼岸。所以，那雕梁画

栋的孔庙，居然成了囚禁灵魂的牢狱；孙中山先生用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的总统府，竟被乱臣贼子所篡夺，成了民众传说中的阎罗殿……

宇航员们在太空中所看见的那颗被蔚蓝色大气包裹的行星，沿着围绕太阳的椭圆形的轨道匆匆旋转，月转星移，寒来暑往。历史的潮流象大河的波涛冲击着鹅卵石一样，把许许多多的灵魂变成了丑恶的畸形。已经消亡了的，和正在消亡的阶级，给最后将要占有这个世界的无产阶级留下了犯罪和罪犯！当然也就留下了与这两者共存的监狱！

本来么，从监狱诞生的那一天起，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止，尽管封建阶级提出过仁政，资产阶级鼓吹过人道主义，但在监狱学的理论中，惩办主义一直是占上风的。无论哪一个阶级，都认为作奸犯科者是坏人，坏人当然要处以肉体的折磨、精神的摧残。十年浩劫，无疑是一次历史沉渣的浮起。尤其是那些不幸因为冤、假、错案，一度身陷囹圄的人们，对我们自己的监狱，乃至劳改战线的一些干警同志，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，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当然，人民和历史是公正的。他们不会忘记这条战线是“四人帮”时代的重灾区。管理监狱的许多同志，自己也蹲了监狱，受到了比犯人更残酷的折磨。人们也不会忘记，这条战线的绝大多数的同志，凭着自己的良心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情和保护了无数无辜的罪人。是非曲直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；千秋功罪，自有人去秉公评说，我在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。

现在，我要向读者介绍的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座中国监狱。

假如我告诉你，除了那道敷设了电网的高墙和开闭时“咔咔”作响的铁门之外，这里更象一座学校，你相信么？

这里有一座三层高的教学大楼。几十间明亮的教室和教研室，九十三名胜任小学直到大专教学的专业和兼职教师，在这里讲授政治、文化和技术课。除了丧失学习能力的以外，所有的犯人，每周在这里参加二十小时以上的系统学习。四年来，尽管出入监狱的犯人流动性很大，文盲的比例，还是从百分之七十六点六，下降到百分之十点三；小学以下水平的由百分之六十，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三；初中以上水平的由百分之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七；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上了高中和中等技术班，甚至大专班。绝大多数人在刑满释放之后，成了二到五级的技术工人，有的还成了技术骨干和先进生产者。

如果我告诉你，这里除了那道敷设电网的高墙和开闭时“咔咔”作响的铁门之外，更象一座工厂，你信么？

在整洁的柏油路两旁，高大的厂房鳞次栉比，隆隆的马达日夜轰鸣。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共完成产值六千六百四十一万元，上缴利润一千六百八十八万元，四种主要产品，全部达到一等品。其中两个品种分别被命名为全省优质产品和机械工业部的“质量信得过产品”。

这里是学校，是工厂，更是病态灵魂的医院。广大干警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，呕心沥血，从事着变四化建设的阻力为四化建设的动力的宏伟事业；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模范的行动，重新描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监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，写出了中国劳改工作历史的崭新篇章。

你相信么？在这里经过改造，回到社会，重新犯罪的人

只占百分之一·点九。换句话说，不足百分之二。而据美国纽约地区律师协会主席小哈洛德·贝尔透露，美国的重新犯罪率是百分之六十至七十。加拿大专家布鲁斯·克米尔伯格先生则认为更有甚者：“加拿大的重犯率是百分之九十！”

我写下上面的数字，丝毫没有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意思。美国也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。譬如美国的每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，可以养活五十个城市居民，而在我们中国，一个农民现在还只能养活一个城市居民，他们尽可以因此而感到自豪，我们也不气馁，迎头赶上就是了。但是，在改造犯人的问题上，我们也有理由自豪。并且我还十分自信，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都无法赶上这一点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假如他们还能存在的话。

给了我们这个自豪权利的，是山东省潍坊劳改支队的党委和她领导下的全体同志。对外，他们在大门口挂的牌子是：潍坊生建机械厂。

一 这里是烈火熊熊的熔炉 纵然是铁石也要溶化

胶州湾西岸，山东省胶南县王台公社境内有一座秀丽的小山，名叫小珠山。它象一颗灿烂的明珠，镶嵌在胶南丰饶的大地上。从胶州湾上吹来的湿漉漉的海风，带着绵绵的细雨，带着无限的温情，象慈母的手抚摸着它裸露的岩石和山坡上那芊芊的嫩草。山脚下，清凌凌的小河边，有一座不小的村落，叫田家窑。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已经无从考察了。大概很久以前，曾经有过一个姓田的人家，开过烧砖脱瓦的窑

炉吧，好在名字的含意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不重要。但是，有一点人们不能不注意到，就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姓田。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：五百年前都是一家。

这里的生活是平静而单调的。光阴就象门前那条小河，缓缓地流着。它在“喔喔”的鸡啼和弥漫着蒿草香味儿的炊烟中醒来，又在牛羊微微的喧闹和苍茫的暮霭中睡去。只有那些光着屁股的娃娃，夏日在河边嬉戏，在河水和人们的生活里溅起一片散珠碎玉似的浪花。那群一丝不挂的娃娃里，有一个瓜籽脸、高鼻梁、一双聪慧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的 孩子，他叫田玉声，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田丛一的掌上明珠。

田丛一的家庭，是个教育世家。田丛一的老父亲，也是一辈子为人师表的。这个家庭，虽然算不得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，但在田家窑和邻近的村庄，还是处处桃李，备受尊敬的。尽管田丛一是个知识分子，而且在解放后一直任青岛市一座小学的教导主任，他的思想中，旧文化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田丛一为自己的妻子，一个又一个给他生下女儿而感到失望。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，田丛一和他的高堂父母，乃至他妻子本人，都有点丧失信心了。但是，喜从天降，田玉声突然来到了他们这个小康之家。那个“呱呱”坠地的小生命给田家带来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。一家人争着抱，抢着亲，真是托在手上怕吓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在父亲的耳朵里，那孩子高腔大嗓的哭声，却象银铃一般悦耳。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有了继承人，希望这个后代长大之后，能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从孔庙门匾上“金声玉振”四个大字取意，给孩子命名“玉声”。

田玉声是这个家庭里的太阳。组成这个小小宇宙的每一颗行星，都围绕着他运转。好玩的东西，所有的姐姐都要让玉声先玩；好吃的东西，全家人都要尽玉声先吃。但是，往往事与愿违，由于在饮食上过分挑剔，玉声童年的时候，长得有点瘦削。不过因为他是田老师的心尖儿，在家里是拔尖儿的角色，又因为这孩子任性，脾气有点暴躁，一块儿玩的小朋友，谁也不大敢惹他。有时候翻了脸，吵了架，宁可吃他三拳两脚的亏，也绝不跟他一决雌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玉声的脾气是不好，但却说理。他备受长辈、姐姐们的宠爱，但并不自私。每当有什么好东西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玉声总要先让一让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，甚至也让一让自己的姐姐们。当然，谁也不会吃玉声的东西。但是，他们的心里比吃东西还甜、还香。有什么事能象看到自己的孩子知道孝敬老人，关心姐妹，更令人感到欣慰呢！

田丛一还有两个弟弟也是搞教育的，他们当然知道溺爱孩子的后果。他们在生活上关怀和照顾他的同时，也没忘了不断地向他灌输尊敬长辈、关心他人的美德，培养他建树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。那家境并不富裕的小学教师，怕在小小的山村里，孩子的视野受到局限，抱着望子成龙的甜滋滋的梦想，把小玉声带到了青岛，在他任教的小学校里读书。为了田家下一代男子汉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，繁忙的教导主任既当父亲，又当母亲。晚上，他跟儿子睡在宿舍里的同一张床上。白天，给他洗衣服，打饭，帮他复习功课。遇到节假日，还要带他去栈桥、水族馆，去领略大海的风光，陶冶宽大的胸襟，开拓知识领域，打开通向理想的大门。所以，在小朋友中间，玉声是见过世面的角色。了得么，他小

小的年纪，就闯过青岛，不仅坐过大汽车，还坐过火车。他进过的大楼，比村南的小珠山还要高哩……

当然啦，如果田玉声不是因为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浩劫，现在，他也许早就大学毕业，当了什么专家、工程师，或者继承父业，做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。因为他聪明、用功，又有父亲的辅导，每次考试列榜，名字都排在前头。但是，生活的本身是变幻莫测的。由于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因素，使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他犯了罪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。当我坐在生建机械厂的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正在窗外大墙后边的监狱里，度过自己劳改生活的最后一段时光。如果不减刑的话，他还要在这里度过三年两个月，一千一百五十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。

田玉声人生旅途上的重大转折，发生在一九六六年。

那是一个由于极左思潮极度膨胀，压迫脑血管，使历史和许多人失去理智的年代。企图摆脱客观规律束缚的人，在意想中脱离了地球的引力，象宇航员一样进入了失重状态。因为他们的双足不是踏在真理的坚实土地上，所以那些头朝下的，竟可以指责头朝上的人本末倒置。他们的一切意想，脱离了二十世纪历史座标点上的现实。头顶高悬的烈日，使他们怀疑自己所生存的行星上是否有过黑夜。怀疑一切的人，自己也被一切怀疑；意欲打倒一切的人，自己也被打倒。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教师，成了弟子们批判的靶子，赋予后代血肉之躯的父母，成了儿女不共戴天的仇敌。那股在中国大地上泛滥的浊流，也一反常规，从低处向高处漫卷，无情地冲击了那刚刚拱土的嫩芽，含苞欲放的鲜花……

这场动乱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田玉声还觉得很好玩哩。小

学已经快毕业了，过去天天上课，夜夜复习，这回可以不上课了。他觉得自己象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儿，可以自由飞翔了。学校里一片混乱，原来管着他们的校长老师，现在被学生管着。开批判、斗争会，拿着红红绿绿的小旗，放开嗓门呼着别人领着喊的口号。有的胆子大一点儿的，居然跟着念中学的哥哥、姐姐去搞大串联。坐车不用买票，吃饭不用花钱。只要你高兴，可以上北京的金銮殿去屙屎撒尿。造反有理么！

可是，过了没有多久，他就尝到了这种“有理”的滋味了，父亲被从青岛赶回来了。并且，戴上了高帽子在田家窑的乡亲们面前游了街。他自己也在一夜之间，成了狗崽子。啊，那短暂的童年的欢乐，象消失了的梦境一去不再复返了。

母亲怕玉声吃亏，也怕他惹祸。千叮咛，万嘱咐，不让他走出家门。田玉声虽然任性，但此时也变得听话了。他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，过着被囚禁的生活，同时在心中祈祷，希望灾难和不幸，彻底地忘掉这个一向本分的人家，从门前匆匆走过，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它的牺牲者。

但是，命运好象故意同他作对，灾难来敲他的门了。

田玉声被专案组找了去。一群穿着褪色黄军装的造反派，有的坐在桌子上，有的坐在椅背上，把田玉声围在中间。

一个头头问：“田玉声，你多大了？”

田玉声回答：“十五。”

“有人反对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你起不起来保卫？”

“起来保卫。”